

「為生命而遊行」和紀念亞美尼亞大屠殺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留意新聞的讀者都會知道，在 3 月 24 日美國各大城市都有大規模的示威，其口號是「為生命而遊行」（March for Life），目的是抗議寬鬆的槍管法助長了槍械暴力的案件。

但在今天洛杉磯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集會，那就是紀念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研討會、美術展覽和音樂會，這活動由格倫代爾第一浸信會（First Baptist Church of Glendale）和阿蘇薩太平洋大學（Azusa Pacific University）聯合贊助。我十分佩服第一浸信會主任牧師堅尼信（Shane Kinnison）的道德勇氣，因為亞美尼亞大屠殺是十分敏感的題目，可能會有人批評教會不應該涉入如此高度政治化的活動。到底亞美尼亞是何許人也呢？亞美尼亞大屠殺又是什麼一回事呢？以下筆者會簡單地介紹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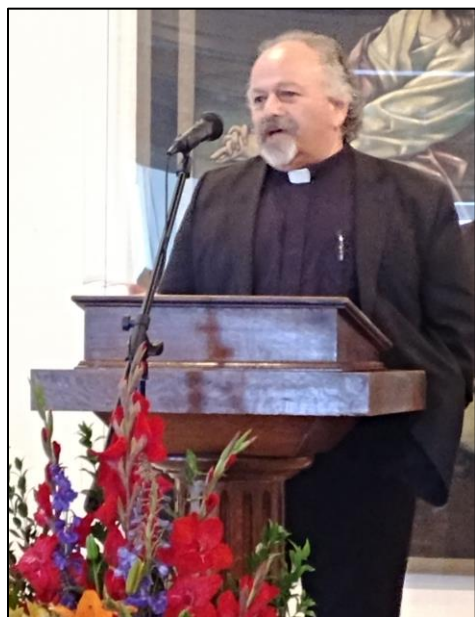
亞美尼亞歷史

亞美尼亞位於亞拉臘山周圍的高原，亞拉臘山就是傳聞發現了挪亞方舟的地方。不少人誤會羅馬帝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接受基督教的國家，其實，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是亞美尼亞。羅馬君士坦丁大帝在 313 年才頒佈米蘭諭令，宣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同等的合法地位，但亞美尼亞早在 301 年已經將基督教定為國教。在漫長的歷史中，亞美尼亞先後被不同的強權征服，例如拜占庭帝國、蒙古汗國。在 16 世紀鄂圖曼帝國（現今的土

耳其)和伊朗瓜分了亞美尼亞，這兩個征服者都信奉伊斯蘭教，因此對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實施了諸多壓制。

一次大戰爆發之後，鄂圖曼和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處於敵對狀態，鄂圖曼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有許多懷疑和猜忌，於是決定進行內部大清洗，1915年4月，鄂圖曼政府逮捕了235名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和社區領袖，其中大多數人最終被殺。隨後土耳其人繼續殺戮亞美尼亞人，這種族滅絕分兩個階段，在第一階段，亞美尼亞的男性遭到殺害，或是被強迫勞役；在第二階段，婦女、兒童、老人、體弱者被驅逐到敘利亞沙漠，在缺糧缺水的情況下，不少人倒斃在路上，有不少婦女更加被輪姦。以下是一段目擊者的報導：「我記得上百家的亞美尼亞人擠在一幢建築物內的尖叫聲，和肉體焚燒的氣味。我曾親眼目睹燒焦或半燒焦的屍體，被傾倒入我家附近的阿達納德河。」據估計，由1915年至1922年，大約有80萬至150萬亞美尼亞人被屠殺。一次大戰結束時，蘇聯併吞了亞美尼亞，但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，亞美尼亞爭取到獨立。

世界之家的理想



上面提過，這題目十分敏感，因為直至現在土耳其政府仍然否認發生過亞美尼亞大屠殺。不過，在這次紀念活動中，我絲毫沒有感受到仇恨，煽情的民族主義、或者是狹隘的宗教思想，基本上，多位出席研討會的演講嘉賓都是向前看。

在研討會中，堅尼信牧師首先稱讚在上午參與「為生命而遊行」的群眾，他強調，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公義。亞美尼亞大屠殺對我們有什麼教訓呢？他指出，在格倫代爾這個社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種，在居民中間已經有六十五種語言，亞美尼亞歷史對我們的挑戰，就是要怎樣去對待跟自己不同的人。堅尼信牧師又引用馬丁路德金牧師在1967年提出的世界之家（World house）這理想：「我們必須共同生活在世界之家，這包括了在思想、文化、興趣上截然不同的家庭成員：黑人和白人，東方人和西方人，外邦人和猶太人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，因為我們再也不能分隔開來，我們必須學會以某種方式去和平相處。」

筆者心想：這番話不是似曾相識嗎？加拉太書3:28說：「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。」需要英雄的國家是可悲

的，美國有點可悲，因為美國需要馬丁路德金在加拉太書寫成之後千多年，去重提同樣的信息。

「是哪一次大屠殺？」

另一位演講嘉賓是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馬薩斯臣神父（Father Movserian），他指出：亞美尼亞人重提百多年前的舊事，並不是要自憐自艾，現在亞美尼亞已經從災難中恢復過來。明天是棕櫚主日，亦即是復活節前一個星期日，二千年前的這一天，耶穌凱旋地進入耶路撒冷，群眾以棕櫚葉夾道歡呼。「耶穌受難日」



被稱為「好的星期五」（Good Friday），為什麼受難日是好日子呢？因為三天之後耶穌復活。耶穌復活為我們帶來了希望，無論是如何深重的災難，我們總會更新！

馬薩斯臣神父又分享了自己的經歷，在 1994 年盧旺達大屠殺十年之後，他乘坐了 26 個小時飛機前往這個地方，目的是要了解盧旺達的復原進度。剛剛下機之後，接待他的人馬上帶他參觀大屠殺紀念館，他對接待員說，自己對盧旺達的受害者深表同情，因為他的上一輩亦是滅族大屠殺的受害者。那人追問：「是哪一次大屠殺？」馬薩斯臣神父說，當時自己的感受有如五雷轟頂，「是哪一次大屠殺？」在這百多年裏面，人類歷史已經歷了很多次大屠殺，難道我們可以繼續坐視不理嗎？

他說，其實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可以做到的。為什麼當年土耳其人能夠大舉屠殺亞美尼亞人呢？很簡單，因為他們有槍有炮，如果沒有大殺傷力武器，他們便很難去進行大屠殺。他將演講連接到今天上午的「為生命而遊行」，停止槍擊案的方法並不是提供更多武器予市民，停止供應武器，才可以停止殺戮，我們只能夠以水救火，而不是以火救火。

三個挑戰

另一位演講嘉賓是伊薇特博士（Dr. Yvette Hovsepian-Bearce），從前她也是一名難民，在兩伊戰爭期間她和家人逃難到德國，後來移居美國。她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，是中東問題專家。由 2015 年開始，伊薇特參與敘利亞難民的人道救援工作，雖然伊薇特是基督徒，但是她知道敘利亞人是穆斯林，所以她並沒有高調地傳講福音，起初她只是給予難民食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，只是盡量關顧他們的生活需要，但在某一天當她在德國的難民營呼喚兒童參加教會時，小孩子蜂擁而至。

她指出：目前全世界約有 6500 多萬人被迫離開家園，當中 1100 萬人是敘利亞內戰的受害者，有 500 萬敘利亞人逃亡到鄰近國家，130 萬人在歐洲申請庇護，亞美尼亞這個小國收容的敘利亞難民比美國收納的還要多。

在演講結束之前，伊薇特向聽眾發出了三個挑戰：第一，有哪一個全球性危機你可以解決？第二，在這危機中那個層面是可以改變呢？第三，你會做什麼去改變它呢？這危機並不一定是國際衝突、難民問題，這可能是氣候變遷。

結語

除了研討會之外，這次活動的美術展覽和音樂會亦令我感動不已，但限於篇幅，請恕我不會在此描述。總括來說，這次晚會重燃了自己對神的信心和對未來的希望。

馬克思寫道：「宗教是被壓迫者的嘆息，……是人民的鴉片。」馬克思說得對，如果宗教只是教人如何上天堂，只是教人逃避現實。不幸的是，在歷史裏面往往基督教就是馬克斯所描述的一般，舉例說，美國在 1960 年代出現了反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，但葛培理佈道會和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（Moody Bible Institute）的【慕迪月刊】卻對民權運動不聞一問，慕迪聖經學院十分重視性道德，它要求女學生一定要帶胸圍，但對種族主義卻不吭一聲。不過，在這個晚上，我遇上了將教會大門打開、面對世界苦難、不怕被人貼上標籤的浸信會牧師，我遇上了關心盧旺達大屠殺和呼籲制止更多殺戮的亞美尼亞神父，我遇上了願意走出象牙塔、遠赴重洋去服事敘利亞難民的基督徒學者。

誰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？

2018.3.24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